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42 期
2026 年 4 月．頁 1-40
國立臺灣文學館

日治時期譯者陳清忠的台語翻譯實踐

邱偉欣
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自 1970 年代以降，翻譯研究逐漸以一門獨立學門興起，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核心角色，其重要性不僅早為學者注意到，並且近來也有更多以譯者研究作為主要框架的分析。台灣的翻譯研究雖然比歐美起步較晚，但也已取得不少成果。不過，台語翻譯以及相關譯者研究仍是較少被觸及的議題。本文研究的譯者陳清忠，是少數在日治時期以白話字將外國文學翻譯為台語的譯者，且服務的對象是具有台語白話字閱讀能力的台灣人。本研究首先藉由分析教會公報和《芥菜子》報，量化統計台語翻譯文章的類型與趨勢，以凸顯陳清忠翻譯實踐上的獨特性。此外，本研究也選取陳清忠的翻譯作品以語言學視角分析其翻譯策略。

我們與前人研究一致發現陳清忠以台語翻譯了眾多的西方文學。而經由量化分析發現，與同時期教會中其他譯者相比，陳清忠的台語翻譯實踐是長期的系統性行為，凸顯他在日治時期作為台語專業譯者的獨特性。透過針對其翻譯文本的質性分析發現，他的翻譯策略靈活，既忠於原意，且根據台語及在地文化進行適當調整，呈現出功能上的動態對等。

本文認為，陳清忠是台語翻譯文學的先驅，對他的譯者以及翻譯策略研究增添了對日治時期台語翻譯現象的了解，也增加對台灣文學整體理解的視角。

關鍵詞：陳清忠、台語、白話字、翻譯、譯者研究

Translator Tân Chheng-tiong's Taiwanese Translation Practic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hiu Wei-Hsin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s the central agent in transl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lator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by scholars; more recently, a growing number of studies have adopted translator studies as their primary analytical framework. Although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aiwan began later tha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nevertheless produced substantial scholarship. However, Taiwanese-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related translator studies remain relatively underexplored topics. The translator examined in this study, Tân Chheng-tiong, was one of the few figur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ho translated foreign literature into Taiwanese using Pe̍h-ōe-jī, and his target readership were those with literacy in this writing system.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Taiwan Church News* and the newspaper *Mustard Seed* (Kòa-chhài-chí), employ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examine the types and trends of Taiwanese translation texts,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ân Chheng-tiong's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addition, it selects Tân Chheng-tiong's translated works for analysis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examine h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ân Chheng-tiong translated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Western literary works into Taiwanese. Moreover,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translators active in church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ân Chheng-tiong's translation practice was sustained over time and exhibited a high degree of systematic consistency, underscoring his distinctiveness as a professional Taiwanese translator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his translated texts reveals that his strategies were flexible: he remained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s and made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to suit Taiwanese and local culture, thereby exhibiting functional dynamic equivalenc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ân Chheng-tiong was a pioneer of Taiwa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Examining his role as a translator and h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translation phenomena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broadens the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a whole can be understood.

Keywords: Tân Chheng-tiong, Taiwanese, Pe̍h-ōe-jī, Translation, Translator Studies

一、前言：從翻譯研究與譯者研究談起

翻譯是人類社會歷史悠久的活動，是將口說或書寫符號表記的言語，由一種言語轉換為另外一種言語的行為，影響了使用不同語言的人群在文化、知識、科技、文學之間等等的交流，也影響了文明的發展方向，[1] 然而翻譯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地位則一直要到 1970 年代，霍姆斯（James S. Holmes）提出翻譯研究的理論框架後才逐漸形成。[2] 他將翻譯研究明確劃分為兩大分支：純翻譯理論研究與應用翻譯研究。前者包括描寫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和理論翻譯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他認為這些研究應分別致力於分析及理解翻譯現象，以及建構解釋翻譯現象的理論；後者則涵蓋翻譯教學、翻譯工具設計以及翻譯評估等實務應用研究。

譯者的重要性很早就被研究者所注意。原著作者以往經常被視為比譯者更有掌控文字的權力，但譯者為社會中的個體，其翻譯作品中的文字往往與其社會身分交織，他們應同樣擁有掌握文字的主體性。[3] 一般認為譯者的翻譯手法有兩大類：歸化翻譯（domestication）或異化翻譯（foreignization），前者的特點是使外文文本更符合譯入語文化，削弱語言與文化的異質性；後者則在翻譯上盡其可能地保留原文本的異國特性。但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則指出，歸化或異化翻譯並非對立二分的翻譯策略，歸化或異化無法簡單地對應到譯文以流暢譯入語表現或譯文企圖呈現外語特徵而對譯入語文化有所抵抗，也不能簡化為意譯和直譯的對抗，或功能對等對比形式對等。歸化或異化是譯者對外國文本和文化所採取的倫理態度，牽涉了選擇某個文本進行翻譯以及為其制定的翻譯策略，所謂譯

---

1 英國大英博物館的鎮館寶物之一的羅賽塔石碑（Rosetta stone）為西元前約二世紀的文物，其上刻有象形文、希臘文和當時的世俗體文，被認為是最早的翻譯作品之一，翻譯的內容為法老托勒密五世詔書。中國在漢唐時期大量翻譯佛教經典，這些翻譯不僅促進了佛教在東亞的傳播，還對中國哲學、文學和語言產生了深刻影響。見 Datta Gangadharrao Sawant,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iterary Endeavor*, vol. 4, no. 1, 2013, pp. 109-115; Diana Roig-Sanz, “Global Translation History: Som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Translation in Society*, vol. 1, no. 2, 2022, pp. 131-156. 除上述以外，許多的研究也支持翻譯是一種古老並且影響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活動。

2 James S.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Routledge, 2000, pp. 172-185.

3 Douglas Robinson, *The Translator's Tur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6-87.

文流暢或譯文具有對譯入語的抵抗意味等等，則表明了翻譯策略實行後，讀者閱讀時的認知反應。[4]

奈達（Eugene A. Nida）在〈對等性原則〉一文中指出，譯者不可避免地會根據自己的知識、文化背景和理解，對原文進行選擇和再創造。譯者作為文化中介者（cultural brokers），既需要忠實於原作者的意圖，又要考慮目標讀者的需求，內容的流暢翻譯重於形式上的對應，但在文學或詩歌翻譯上應適度保留形式上的對應，因此他強調翻譯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5] 譯者無可避免地必須在語言的各種層級上——形式、語意、文化等等追求對等的效果，或利用翻譯策略達成使讀者易於理解的效果。[6]

綜上所述，譯者是掌握至少兩種語言能力的文化中介者，他們從事的活動是一個動態且跨越語言與文化邊界的過程，他們總是在調解文化與協商身分，必須在語言以及文化差異中，根據翻譯的目的以及受眾，採取各種可能的策略，也必須對「對等翻譯」存在著主觀的信念，在文化對應、功能對等、達成目標等等之間，自主且富有創造性的在不同翻譯策略間進行選擇。

雖然譯者的重要性很早就被學者們所注意，但譯者研究一直要到近期才被正式提出。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回應霍姆斯 1972 年的經典翻譯研究論文，指出其框架太過偏向文本研究，忽略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性，進而提出「譯者研究」的概念：強調以譯者為研究核心，而非僅聚焦於翻譯文本。切斯特曼將譯者研究分為三大領域：文化、認知與社會學層面。文化層面的研究，探討譯者如何作為文化中介甚而參與文化的演進，審視其在價值觀、倫理、意識形態等的角色。認知層面的研究，則聚焦於譯者的心理過程、決策制定、情緒影響及個人性格特質等。[7] 社會學層面的研究則關注譯者的社交網路、社會地位，以

4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1994, p. 19.

5 Eugene A. Nida,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pp. 129-140.

6 林豪森，〈異質性翻譯的（不）對等——以《睡眠的航線》法譯本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36 期（2023.04），頁 85-126。

7 Andrew Chesterman,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or Studie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no. 42, 2009, pp. 13-22.

及工作過程。這一分類為譯者研究提供了考察譯者在翻譯實踐中的多重角色及其所面臨的挑戰的全面框架。

無論是翻譯研究或者譯者研究，台灣的起步都較歐美晚。學科建制上，1988年輔仁大學成立全台第一所翻譯專業的研究所。其後重要的里程碑包括：1996年，臺灣師範大學成立了第一所國立的翻譯研究所；同年，長榮大學創立了全國第一個四年制的大學部翻譯學系，將專業訓練向下延伸。2003 年，臺灣師範大學進一步設立了全國至今唯一的翻譯學博士班。2004 年，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成立，2005 年，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成立。此外，外語學系、文化研究相關系所也多有開設翻譯相關課程、學程。這些系所的翻譯研究涵蓋口筆譯，內容更觸及文學、商業以及科技翻譯等議題。

除了學科建制化以外，翻譯學研究的學術社群也在 1990 年代逐步成型完備。1996 年 5 月《翻譯學研究集刊》創刊，刊登論文明確涵蓋「口譯評論／譯書評論／研究論文」，該期刊為台灣第一本翻譯學專門期刊。1997 年，「台灣翻譯學學會」舉辦了第一屆「口筆譯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8] 此後成為年度學術盛事，為國內外學者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至 2025 年已舉辦至第 29 屆。觀察《翻譯學研究集刊》刊登的論文研究主題，可發現國內學者興趣的演變：早期（1990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以引介西方翻譯理論、討論翻譯教學方法、介紹機器翻譯教育等為主；中期（約 2003 ～ 2014）逐漸擴大到譯者研究、翻譯產業分析、文學翻譯批評及翻譯史研究；近期（約 2015 ～）則廣泛涉及認知科學和翻譯科技、公共服務口譯、遠距口譯、法律與醫療口譯等議題，同時繼續關注譯者培訓與翻譯產業變革。[9] 2008 年 9 月，屬於官方單位的國家教育研究院也創刊了《編譯論叢》，此外，如外語、文學或文化研究相關期刊也會刊登翻譯研究的相關論文。

台灣翻譯研究的一些階段性重要成果可由學者賴慈芸主編的《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一窺端倪。[10] 該書匯集 12 篇論文，內容在時間上涵蓋清領、

8 根據華藝線上圖書館以及國家圖書館 TCI-HSS 的紀錄，《翻譯學研究集刊》（*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創刊於 1996 年，首刊為第 1 輯（1996.05），由台灣翻譯學學會發行，屬年刊。

9 此處研究主題演變，係筆者根據華藝線上圖書館所記錄的各期《翻譯學研究集刊》之目錄以及可取得的各篇論文摘要所做的整理。

10 賴慈芸主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9）。

日治，以及民國時期，研究主題則包羅了漢文翻譯、日中翻譯、英中翻譯、日治時期通譯、口譯等譯者相關研究，以及台灣文學外譯等。除了論文之外，書後更列出了建議閱讀清單，涵蓋中、日、英文的單篇論文、專書論文、書籍，以及資料庫。日治時期到戰後這一段時間的翻譯、譯者研究也可見諸於王惠珍[11]、楊承淑[12]的專書。他們探討了包括吳坤煌、楊逵、龍瑛宗、鍾肇政、葉石濤、陳千武等作家從事翻譯活動的「譯者」角色，也探討了日治時期日本人通譯、台灣人通譯、日本旅人對口譯者需求的分析。這些研究成果可謂豐碩，也讓我們得以了解近代台灣處在東亞史脈絡下譯者的多重樣貌。不過，對於台灣人以台語作為譯入語的譯作等相關研究仍然十分稀缺。

整體而言，台灣翻譯研究的學術社群不只成型且有一定產能。儘管如此，在這些關於翻譯的多元議題中，[13] 儘管有學者呼籲應投入資源發展多語種翻譯，台語翻譯研究仍是較少人關心的。[14] 然而，相對於學界對於台語翻譯的重視不足，在當代，特別是在解嚴（1987）之後，以台語作為譯入語引介各國文學作品的活動卻一直持續進行著。

依目前所見，解嚴後第一個有組織的台語翻譯行動是「5% 台譯計畫」，該計畫進行了兩年（1996-1997），翻譯了包括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等 13 部英、中文學作品，企圖以此提升台語地位，推進台語文學現代化，以及確立台文運動的必要性。[15] 這項翻譯計畫停止之後，台語翻譯並未中斷，2002 年之後更有張春凰主編的大型台語翻譯計畫《台文 1001 譯》，[16] 至 2025 年為止，台語翻譯的文學作品陸陸續續均有出版。最近幾年也有一些以台語翻譯文本為研究的論文發表。如對格林童話台語譯本的研究指出，格林童話

11 王惠珍，《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10）。

12 楊承淑，《臺灣日治時期譯者與譯事活動》（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03）。

13 楊承淑，〈口筆譯研究典藏分析：以中港臺及日韓大學為例〉，《編譯論叢》2 卷 1 期（2009.03），頁 77-100。

14 林慶隆、劉欣宜、吳培若、丁彥平，〈臺灣翻譯發展相關議題之探討〉，《編譯論叢》4 卷 2 期（2011.09），頁 181-200。

15 丁鳳珍，〈5% 台譯計畫身世解碼〉，《台灣文學館通訊》23 期（2009.05），頁 36-38。

16 張春凰，〈Ui《台文 1001 譯》看台語文學 e 新面貌——以《科學怪人》、《金銀島》做例〉，《台灣文學館通訊》23 期，頁 30。

的翻譯雖然早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教會報》上即有刊載，但較完整的台語譯本《你無聽 -- 過 ê 格林童話》則在 2021 年才出版，該書譯文採取了多項翻譯策略，比如標題意譯或創譯，口語化與韻文改寫，可說是為傳統而創新。[17] 此外，目前最受歡迎的台語譯本是《小王子》，研究者比較了兩個不同的台語譯本，並分析了不同版本所採取的翻譯策略、用詞選擇、註解方法及語言流暢性，指出蔡雅菁於 2020 年出版的版本，策略偏向歸化翻譯，流暢性佳，劉麗玲於 2022 年出版的版本則緊扣法文原文，策略上採取異化翻譯，對原文忠實，但譯文偶有語意不順的問題。[18]

儘管台語譯作直到近期才為較多人注意，台語的翻譯活動其實早在日治時期即已展開。日治時期以台語作為譯入語的譯作大多數刊登在三個刊物上，一是以日本人台語學習者為主要讀者群的《語苑》，[19] 以及以神職人員和台灣教徒為主要讀者群，基督教長老教會發行的教會公報，[20] 以及本文關心的《芥菜子》報。

《教會公報》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為宣揚信仰以及信徒之間消息傳播而設立的報紙。[21] 根據陳慕真的研究指出，《教會公報》在宗教信仰以外的知識傳播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其中的翻譯文章是其特色之一，該論文將《教會公報》上的翻譯作品分為三大類：世界文學名著的引介、寓言故事的道德教化，以及給予台

17 徐安妮，〈為傳統而創新──以格林童話的台語譯本為例〉，《譀》7 期（2023.10），頁 41-56。

18 呂翠華，〈《小王子》台文版翻譯比較〉，《國文經緯》19 期（2023.05），頁 100-121。

19 《語苑》主要服務的讀者是日本警察和基層公務員，該雜誌刊載台語學習資料、漢文小說和伊索寓言等台語譯作，以趣味閱讀吸引讀者學習台語。見周佳瑩，〈台灣日治時期台語語學雜誌《語苑》之考察──以台語文書寫表現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

20 教會公報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報紙，創刊於 1885 年 7 月 12 日，由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巴克禮牧師在台南創辦。該報刊歷來經過多次更名：1885 年 7 月 12 日～ 1891 年 12 月名為《台灣府城教會報》；1892 年 1 月～ 1892 年 12 月名為《台南府教會報》；1893 年 1 月～ 1905 年 12 月名為《台南府城教會報》；1906 年～ 1913 年 6 月名為《台南教會報》；1913 年 7 月～ 1932 年 4 月名為《台灣教會報》。1932 年，南部大會編輯部決議將《台灣教會報》與其他教會刊物合併，統一名稱為《台灣教會公報》。1942 年 4 月，日本政府強制《台灣教會公報》停刊，戰後 1945 年 12 月，高金聲牧師以《台灣教會月刊》之名復刊，後於 1948 年 1 月恢復原名。除了與年代相關而必須之外，為行文方便，文中皆以教會公報統稱之。日治時期教會公報均以台語白話字刊行。

21 根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教會公報社的說明，《教會公報》創刊宗旨為：傳揚福音、鼓勵會友讀經、倡議教育、並「傳達各地教會動態」以促進彼此關懷與訊息交流。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教會公報社簡史（來源：https://www.pct.org.tw/ChurchHistory.aspx?strOrgNo=D14，檢索日期：2025.01.30）。

灣人異國情調體驗的童話故事等作品。[22] 同樣對教會公報上的白話字書寫進行爬梳和整理的還有黃佳惠的碩士論文，雖然該論文並未將「翻譯」獨立討論，但把翻譯活動融入到個別作家的文學活動中發展相關論述。[23] 呂美親的論文主軸是討論台語小說，但她同時也指出了「翻譯」在整體台語白話字文學發展中的重要性。[24] 陳慕真後續的博士論文完整的爬梳了白話字在台灣的發展，雖然在論文中未把「翻譯」作為獨立的議題討論，但從整本論文來看，「翻譯」活動確實在白話字文學發展中占了重要地位。[25]

以上皆是對《教會公報》上刊載的白話字文學的研究，「翻譯」雖然總是被提及，然而卻仍然不是研究的主題，唯一讓我們確定的是「翻譯」的確在以白話字書寫的台語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2011 年出版的《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2：台譯文學》是白話字譯者的譯作首次集結出版，[26] 後續，2014 年出版的《臺灣日治時期翻譯文學作品集　卷一：白話字卷》把更完整的白話字譯作進行了收集整理，[27] 兩書均收錄了以教會公報為主的台語譯作文本，提供了研究者進行台語翻譯研究的基本材料。

除教會公報外，另一份教會雜誌《芥菜子》報也是欲探討台語白話字翻譯文學時必須被討論的刊物。《芥菜子》報的創刊號至第 22 號在 2008 年時被學者重新發現，並在研討會上報告。[28] 這份報告首度完整說明《芥菜子》報的內容，以及創刊者陳清忠的背景和譯作。後續，李勤岸教授指導的研究生莊謹如在此研討

22 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 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23 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台南：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24 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25 陳慕真，〈白話字的起源與在台灣的發展〉（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26 楊允言分冊主編，蔣為文總編輯，《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2：台譯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11）。

27 許俊雅、李勤岸主編，《臺灣日治時期翻譯文學作品集　卷一：白話字卷》（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10）。

28 李勤岸、呂美親、劉承賢共同發表的研討會論文應是最早提及陳清忠以及他的譯作的研究論文。該論文除了指出陳清忠以台語翻譯英文經典文學，並指出陳清忠貼近意譯的翻譯策略，以及他將翻譯思潮引介入台語文學發展的重要性，本文在此基礎上，更完整的整理了陳清忠的譯作，以及更詳細的分析了他的翻譯策略。見李勤岸、呂美親、劉承賢，〈陳清忠與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公報《芥菜子》初探〉，「2008 第 4 屆台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社團法人台灣羅馬字協會主辦，2008.10.19）。

會的基礎上發展出碩士論文。[29] 他們均指出《芥菜子》報刊載了大量的翻譯文章，而主要翻譯者即是陳清忠，莊謹如將陳清忠的翻譯分為詩、小說、戲劇三類，詩與小說各擇三則並說明原作背景和譯文特色，至於戲劇類，作者選擇了《Venice ê 生理人》作為說明和分析對象，不過，《Venice ê 生理人》為陳清忠戰後翻譯，與《芥菜子》報並無關聯。

對於陳清忠翻譯研究有較多篇幅並深入討論的是鄧慧恩 2011 年發表的博士論文。[30] 該論文中的第四章第一節第三小節主要說明陳清忠對於詩、短篇故事、散文、論文等的翻譯，這是陳清忠的譯作首次被詳細討論，該節仔細將原著者的背景，原著內容，以及陳清忠譯作的美學、特色闡釋清楚。作者認為陳清忠的譯作有以下特色：語言的在地化與創新、重視文學性與美感、詩作的翻譯模擬原作的音韻與形式，以及在多部譯作的譯後語中寫下引導性的文本分析。該論文並且推論陳清忠的翻譯動機與 1920 年代台灣社會的語文論戰和社會運動有關。

本文的目的是以前人對於譯者陳清忠，以及對他的譯作已有一些認識的基礎下，進一步透過量化和質性分析，把陳清忠的譯者輪廓描繪得更加清晰。

本文結構如下：在第二節的部分，梳理陳清忠的背景，以釐清他的翻譯動機。我們發現，他的生活與教會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在第三節的部分，我們將《芥菜子》報與陳清忠的翻譯置入教會公報翻譯文學發展情況的脈絡中，藉由量化分析，[31] 發現教會公報中的翻譯文章數量比例並不高，《芥菜子》報的翻譯數量則是相對突出，且這些翻譯作品幾乎都是陳清忠的持續貢獻。第四節的部分我們則以翻譯理論以及語言學概念分析陳清忠在不同文類上的翻譯策略。第五節結論部

29 莊謹如，〈白話字作家陳清忠與其創辦的《芥菜子》〉（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

30 鄧慧恩，〈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世界主義」的實踐：以基督教受容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頁 124-141。

31 為了進行量化分析，本研究需要數位化的教會公報以及《芥菜子》報檔案。教會公報的資料係透過中央研究院的閩客語典藏資料庫以網路爬蟲取得。不過，研究進行時的舊版資料庫因為資安問題已經關閉不再提供外界使用，2025 年 8 月 8 日新版網站啟用，中央研究院閩客語辭典與文獻語料庫（來源：https://minhakka2.ling.sinica.edu.tw/index/，檢索日期：2025.10.30）。而本研究所使用的《芥菜子》報合併於教會公報前的資料文章，下載於目前存放在 github.com 的「白話字文獻館」資料。語料 json 檔案下載網址（來源：https://github.com/Taiwanese-Corpus/Khin-hoan_2010_pojbh/blob/master/pojbh.json，2025.02.11）。原來的「白話字文獻館」網站以及資料庫因為資安問題目前暫時關閉。

分指出，陳清忠是日治時期極少數長期、系統性以白話字從事台語翻譯的譯者。

二、陳清忠背景介紹

（一）敬虔奉獻的基督徒

陳清忠於 1895 年 5 月 14 日出生於新店（今新北市新店區），1960 年 4 月 6 日過世。他的父親是基督長老教會的陳火牧師，於 1900 年陳清忠僅五歲時便逝世，陳清忠乃由母親以及大他 18 歲的兄長，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同時也是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女婿的陳清義負責照料、扶養。陳清忠童年時期隨家人遷居至艋舺（今台北萬華），就讀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又稱艋舺公學校），畢業後，進入淡水牛津學堂五年制普通科就讀，並於 1912 年畢業。嗣後，他獲教會推派至日本同志社普通學校留學，四年後升入同志社大學英文系，主修英國文學，1920 年取得文學士學位後返台，並在翌年（1921）受聘於淡水中學擔任英文教師；1923 年起則擔任淡水教會長老的職務。[32]

淡水中學為 1914 年馬偕博士之子偕叡廉牧師（Rev. George William Mackay）創辦，位於馬偕在 1882 年創辦的淡水牛津學堂。馬偕亦於 1884 年在牛津學堂的東側設立淡水女學堂，歷經沿革，戰後 1949 年改制為淡江中學女子部，同年 7 月女子部改制為純德女子中學，並由陳清忠擔任校長。因此，我們可知陳清忠除了接受日本制度下的公學校教育之外，他畢業於牛津學堂，日本畢業回台後，又重回舊址為牛津學堂的淡水中學任教，乃至純德女子中學擔任校長。陳清忠從童蒙至成年，皆在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影響中生活。他本人雖沒有成為牧師，但他的父、兄皆為牧師，他於成年後則擔任過教會內的長老，可知其虔誠。[33]教會教育使他不僅有台語口說能力，並且熟悉白話字書寫，而前往日本留學並主修英文，奠定了他台、日、英三種語文的基礎，是他未來從事翻譯工作的重要能力。

前人的研究多集中在他對體育運動以及音樂教育貢獻之描述。他在日本同志

32 同註 29，頁 12-16。

33 〈陳清忠先生〉，「賴永祥長老史料庫」（來源：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Tan/Tan,Ctiong/biog/ppkhtk.htm，檢索日期：2025.02.11）；陳基甸、黃六點主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大觀（1872-1972）（北部設教百周年紀念刊）》（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72）。

社大學期間即精於橄欖球運動，回台後，於 1923 年成立淡水中學橄欖球隊，由於對橄欖球運動的推廣，如今甚至被尊稱為「台灣橄欖球之父」。[34] 音樂上，陳清忠於 1926 年在淡水中學組織台灣第一個男聲合唱團，且自行創作聖詩等歌曲，並曾巡迴日本、韓國表演，因此被尊稱為「台灣合唱之父」。[35] 1998 年台北縣（今新北市）曾經舉辦過陳清忠紀念展，[36] 展出他生前的照片，對其論述也集中在橄欖球運動以及創辦合唱團的成就。長老教會相關文章也多強調他在體育以及音樂上的貢獻，尤其是創立男聲合唱團。

（二）留學回台後的新基督徒

陳清忠在 1925 年創立了《芥菜子》報，成為他往後發表翻譯作品的主要園地。但在論及《芥菜子》報之前我們必須提及所謂的「新人運動」。

此運動的背景應從 20 世紀初，在加拿大發起的「教會聯合運動」談起。歷經 25 年協議後，1925 年由衛理公會、公理會與三分之二的長老教會合組為「加拿大聯合教會」。然而，仍有三分之一的長老教會成員拒絕加入，並就其法定地位與財產分配展開長期抗爭，最終保留「加拿大長老教會」名號，並維持八個海外宣教區，其中之一即為台灣。當時在台灣北部的長老教會宣教師多支持聯合教會，唯獨偕叡廉夫婦持反對立場。這造成了 1927 年至 1931 年間，台灣北部教會約有 20 多位宣教師離開，轉往南部或其他地區。其次，偕叡廉與其姐夫陳清義

34 陳清忠以留學日本同志社大學時擔任橄欖球主力與隊長的經驗為根，返台後在淡水中學訓練並培養本土球員，1923 年組織台灣第一支「全由台灣人組成」的球隊，1924 年與日本隊伍在新公園舉行台灣史上第一場台日友誼橄欖球賽，並且擊敗日本人聯隊。戰後，他與學生籌組台灣橄欖球協會，使橄欖球運動走向體制化，日後，在淡水中學曾受教於陳清忠的學生多人也成為台灣橄欖球運動的重要推手。1960 年陳清忠與世長辭後，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自 1968 年起，每年春天舉辦全國性的「清忠盃」橄欖球錦標賽，成為今日重要國內運動賽事之一。需注意的是，台灣橄欖球運動的發展在台南地區的倡導者及推廣者為黃茂卿。與陳清忠相同的是，他也是長老教會的信眾之一，也曾留學日本，返台後在台南行醫，1947 年手製台南市第一顆橄欖球，推廣該項運動。見劉清虔，〈台灣橄欖球之父、合唱之父——陳清忠長老〉，《新使者》53 期（1999.08），頁 27-30；鄭健源，〈台灣橄欖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13 年至 1980 年〉（台北：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12），頁 79-116；陳良乾，〈南部橄欖球運動的啟蒙者——黃茂卿先生〉，《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1 期（2006.12），頁 299-319。

35 李勤岸、呂美親、劉承賢，〈陳清忠與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公報《芥菜子》初探〉，「2008 第 4 屆台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8.10.19。

36 臺灣記憶・陳清忠紀念展（來源：https://tm.ncl.edu.tw/article?u=052_101_000869，檢索日期：2025.02.11）。

掌握北部教會事務，引發不滿，醞釀成為後續「舊人」和「新人」間的衝突。[37] 但這批「新人」和「舊人」的差異不單單只是因為新人比較年輕或表面上的政治因素，事實上，多數「新人」是由日本內地留學返台的新生代，他們接觸到現代神學與新的社會思潮，更認同革新北部教會的舊有結構，主張教會民主化、自主化（不依賴外國母會）。[38]

陳清忠在 1925 年創立的《芥菜子》報，成為運動前期「新人」集結的主要刊物。1-22 期的《芥菜子》報為獨立於教會公報外的刊物。創辦者陳清忠本人在 1925 年 5 月第 1 期發行之前的徵稿啟事中清楚呈現其對該刊物的期待以及雄心壯志。

1925 年 5 月的《教會公報》上刊登了一篇〈Hó siau-sit（好消息）〉預告了《芥菜子》報將創刊，陳清忠寫道：

> 人受教示來得著利益，彼个方法大概來講有兩款。（1）對耳空…（2）對目睭入來得著。……論 in ê 效果，通講第二項是較大。……北部 ê 教會對設到今，已經 50 外年久，這中間會友所得著 ê 教示，通講較濟是對聽來得著 --ê，對看來得著是較少。這卻是對 tī 文化程度 ê 關係……[39]

根據上述，陳清忠認為，傳統傳教以口說耳聞為主，但是閱讀可以發揮更大更深遠的影響力，而閱讀能力的培養，則跟教育和文化養成有關。我們可以看出，受過新式教育的陳清忠，認為傳教方式需要改革，其中，閱讀是重要的一環，不僅僅是改革傳教方式，並且也有助於提升信徒的文化涵養。

同篇文章，他繼續說明此報名稱為《芥菜子》，並解釋命名緣由以及理念：

> （1）芥菜子雖然是細，iáu-kú 若發，會成樹，飛鳥歇 tī 伊 ê 枝，這个報起

37 張德麟，〈南中東門教會、潘道榮、淡水教會〉，《新使者》156 期（2016.10），頁 69-71。

38 鄧慧恩，〈芥菜子的香氣：再探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新人運動」〉，《臺灣文獻》63 卷 4 期（2012.12），頁 67-99。

39 陳清忠，〈Hó siau-sit（好消息）〉，《Tâi-oân Kàu-h ō e-pò（台灣教會報）》482 期（1925.05），頁 6-7。

頭是 毋成物，總是有囥向望欲成樹。

（2）本報是屬 tī 天國 ê 事業，所以將比並天國 ê 芥菜子來號，不止有意思。[40]

報刊名稱為芥菜子是來自聖經故事，[41] 並且陳清忠把該刊物當作一種可持續經營的「天國的事業」看待，足見他的理念雄大。該文的最後則列出徵稿內容，包括：道理、聖經研究、宗教小說、翻譯、時事、故事、日常科學，並且歡迎各項能夠增進信眾利益的文章。

從以上陳清忠對該刊物理念的清楚說明，以及徵稿種類，足證陳清忠的編輯取向已相當清晰。他並非單純為了反對「舊人」而另闢不同於教會公報的投稿園地，而是有意識地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園地，推動「白話字」書寫的創作，傳遞新知，讓信眾經由閱讀而成長，這些理念都突破了傳統上「舊人」的傳教方法。往後的稿件也的確朝此方向前進，而陳清忠本人則投注許多心力在「翻譯」的事功上。

此時期，新舊人的衝突尚未在檯面上白熱化，我們仍看得到屬於保守勢力的「舊人」陳清義、偕叡廉的投稿。到了 1930 年代，新舊人衝突白熱化，而《芥菜子》報自 1928 年 1 月的第 23 號即併入《台灣教會報》中，成為專寫北部教會事務的專欄〈芥菜子〉，取代原本教會公報上的〈北部事務〉。[42]《芥菜子》報被併入教會公報後，另一份由「北部傳道師會」發行的機關誌《傳道師會會誌》即轉而成為新人運動的重要運動刊物。[43]

《芥菜子》報自創刊至併入教會公報，反映了教會內部的新舊勢力衝突。陳清忠在此間站在「新人」的一方，與撫養自己長大的兄長對立，其痛苦也在他的自述中說明：1936 年 3 月份的《台灣教會報》上有一篇文章，題為〈芥菜子報的由來〉：

---

40 同註 39。

41 陳清忠所轉譯的是馬太福音 13:31-32 的經句：「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裡。這原是百種裡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他的枝上。』」

42 莊謹如，〈白話字作家陳清忠與其創辦的《芥菜子》〉，頁 42。

43 鄧慧恩，〈芥菜子的香氣：再探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新人運動」〉，《臺灣文獻》63 卷 4 期，頁 81-82。

> 《芥菜子》出世當時前後 ê 光景！？實在通講是對難產來得著 --ê。產婆本身拄著濟濟款 ê 艱苦，尚且煞著將伊長老 ê 性質來做犧牲。……「白話字毋是 hiah 快寫，大細字，句逗點，無 hiah-nih 快；這陣啥物人會比某人 khah gâu 寫？！」「你侮辱你 ê……，你真可惡！」「若有才調 hō 你去創看覓！！」這款譴責 ê 聲音 iáu 現現 tī 耳空邊恍惚……。當時 lán 北部雖罔有真 gâu，真老練，真有自信 ê 人物 teh 治理 lán ê 教會，總是真可惜，in ê 目睭無夠額 ê 光通認識一粒小小 ê 芥菜子……[44]

這段回顧證實了《芥菜子》的創立確實是在新人運動，教會內部衝突的脈絡下發生的。陳清忠明確點出當時舊勢力的一方雖然有治理教會的能力，但眼光不夠遠大，受過留學洗禮的他，選擇站在新人的一方，為《芥菜子》的創立承受許多阻撓跟壓力，甚至丟失了長老的職位。其中一句苛責他的言語：「你侮辱你 ê.....，你真可惡！」，推測其中被隱藏的名字，應是撫養他長大的兄長陳清義。即使有這些遭遇，陳清忠依然堅持，讓《芥菜子》報的文章除了宗教事務之外，也出現了各種翻譯、文學創作、科技新知等多元文章的發表，使白話字的台語創作更形精彩。[45]

從以上的討論不難發現，陳清忠的生命經歷與教會經驗緊密結合，而日本留學的經歷讓他得以接受到台灣北部教會之外的新思潮，這也是他之所以願意承受各種艱難壓力創辦《芥菜子》報，以及透過持續不斷的譯作引介新思想的主要動機。

三、教會公報與《芥菜子》報上的文章

1920 年代為台灣社會劇烈變動的年代，鄧慧恩在博士論文中提到該年段出現了大量譯作，並認為陳清忠因感受到時代潮流的衝擊，加上基督教的催化，促成他以翻譯活動將新思潮引進島內的路徑。[46] 但在第二節的分析中，我們發現陳清

44 陳清忠，〈Kòa-chhài-chí pò ê iû-lâi（芥菜子報的由來）〉，《Kòa-chhài-chí（芥菜子）》122 號（1936.03），頁 29。

45 同註 42，頁 154-166。

46 鄧慧恩，〈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世界主義」的實踐：以基督教受容為中心〉，頁 119-124。

忠的生命經驗仍是以教會為主，創辦《芥菜子》報以及進行翻譯活動的主要動機仍與教會內部改革關係密切。因此，本節將以教會公報上的台語譯作數量，作為比較的基準，以量化分析的方式凸顯陳清忠翻譯活動的特殊性。

本文所有資料均來自中央研究院的閩客語典藏資料庫（舊版，已關閉），以及「白話字文獻館」存放於 github.com 的語料，再輔以教會公報全覽紙本資料進行人工校正，最後筆者以 AI [47] 協助撰寫 Python 程式碼進行量化分析，以及語料、附錄的整理。

（一）教會公報與《芥菜子》報上的文章數量趨勢

教會公報上每一篇文章的書寫體例為：文章標題、作者、內文，若文章由特定作者所撰寫，作者名或筆名會列出於作者欄位（署名），若是文章由教會公報編輯部所編寫或文章作者不願署名，則該篇文章無作者欄位（無署名）。若該篇文章是翻譯文章，則作者欄位會註明「ė̍k（譯）」，「hoan-ė̍k（翻譯）」或「ė̍k--ê（譯 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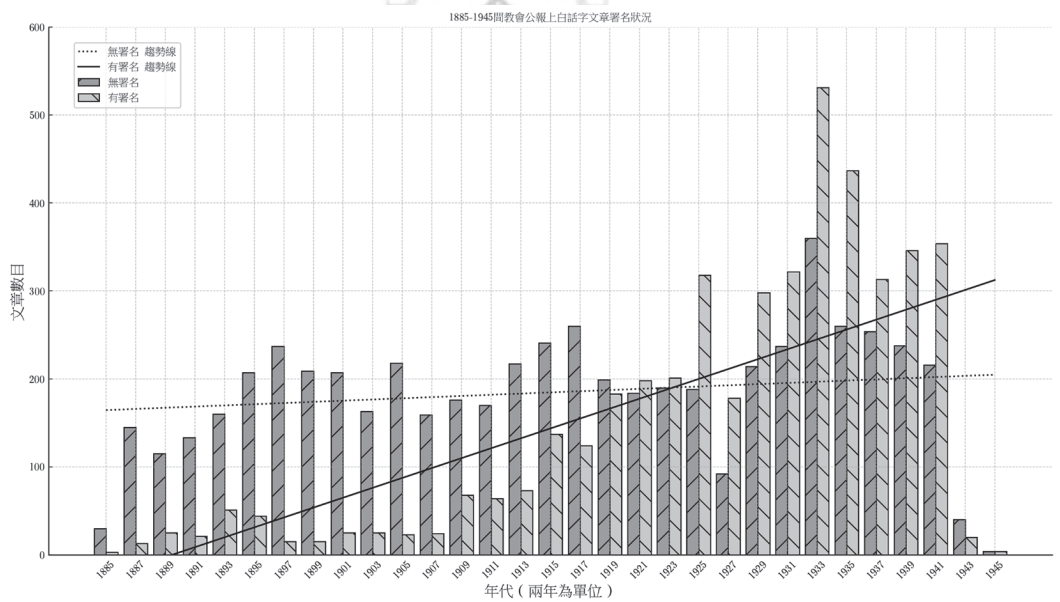

圖1　教會公報上署名與無署名文章數量變化柱狀圖及趨勢線（1895-1942）。橫軸為以兩年為間隔的西元年份，縱軸為兩年累積文章數。

47　使用的模型為 ChatGPT-4o。

我們整理並統計 1885-1942 年的教會公報（不包含《芥菜子》報），檢視當中作者是否有署名的文章數目，結果如圖 1 所示。深灰色柱狀條為無署名文章數量，淺灰色柱狀條為署名文章數量。從圖中可以看出整體無署名文章的數量遠多於署名文章的數量。虛線為無署名文章數量趨勢線，實線為署名文章數量趨勢線。這兩條趨勢線顯示了，[48] 署名文章的數目隨著年代越往後而增加，並且增加趨勢是顯著的（$r = 0.68$, $p < 0.05$）。此顯著增加趨勢顯示，有署名文章的數量雖然較少，但自 1900 年左右開始呈現穩定的上升趨勢，特別是在 1920 年代以後，署名文章的數量增長至超越了無署名文章的數量。原因推測可能與教勢成長有關。[49]

而無署名文章數目的趨勢線（$r = 0.17$, $p = 0.37$）顯示，雖然其數目略微增加，但並無穩定的增長或減少趨勢，這反映出該類文章數目變化的趨勢受特定事件或習慣影響，而非與時間相關，並且，無署名文章的數量並未因署名文章數量的增加而減少，兩者間數目的增減並無相關性。據此推論，無署名文章可能多數來自編輯部的相對穩定供稿。

與教會公報的狀況不同，《芥菜子》報上幾乎每一篇文章都有清楚署名，編輯部發文和作者不願署名的文章才會歸類到「無署名」的文章類別。透過圖 2 可以清楚看到《芥菜子》報的第 1 期（1925.07）有署名文章超過了 20 篇（淺灰色斜條紋柱狀條），反映出當年 5 月份徵稿啟事的效用以及當時教友投稿的盛況。之後各期，直到被併入教會公報前，署名文章數雖然不如創刊號，看似投稿人數減少，實則長期維持平穩，其趨勢線（$r = -0.32$, $p = 0.19$）顯示有署名文章數量（不包含陳清忠文章）並無顯著下降。

---

48 本文之趨勢線以一元線性回歸 y =a+bx（x 為年份）估計，非連結年度高低點之折線。斜率 b 表每增加一年之平均變化量；關係強度以皮爾森相關係數 r 呈現：$r > 0$ 表示趨勢為上升或增加、$r < 0$ 表示趨勢為下降或減少，r 的絕對值越大，表示相關性越強。以雙尾檢定之 p 值檢驗無變化趨勢的虛無假設是否可能；$p < 0.05$ 視為統計上顯著，我們在統計上拒絕虛無假設，接受觀察到的變化趨勢有極大的機會是真正發生的，而當 $p > 0.05$ 則表示有極大機會並無真正的變化趨勢。當趨勢線看起來似乎呈現上升或下降，但 $p > 0.05$，則此趨勢可能並非真正的趨勢。

49 1900-1901 年為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開拓階段的結束，並逐步進入教勢增長，本土信徒增加，以及本土神職人員增加的組織化、深化發展階段。見鄭仰恩，〈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台灣社會：一世紀來的歷史回顧〉，《台灣神學論刊》22 期（2000.03），頁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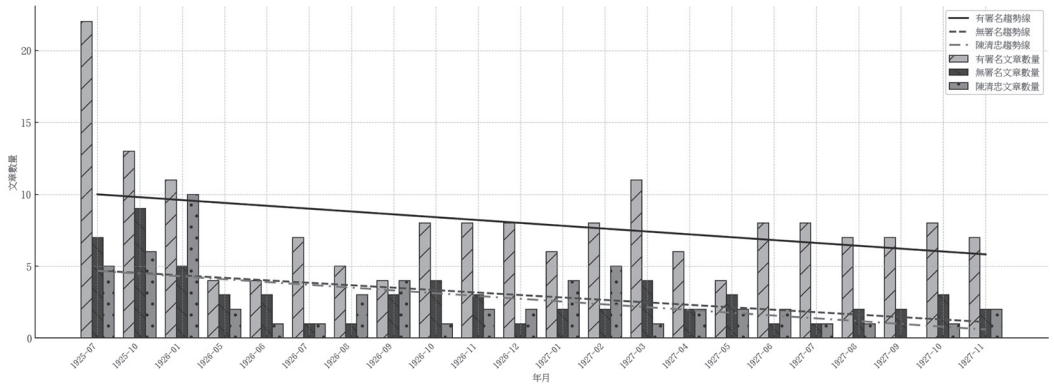

圖2　《芥菜子》報上署名與無署名文章，以及陳清忠發表文章的數量變化柱狀圖及趨勢線（1925.07-1927.11）。橫軸標示月份為雜誌出刊月份，縱軸為該月文章數。

無署名文章（深灰色斜條紋柱狀條）數量變化的趨勢線（r = -0.55, p = 0.007）顯示其數量下降趨勢顯著。當我們把陳清忠發表文章數量（中階灰色圓點柱狀條）的變化列出，則會發現其變化的趨勢線（r = -0.55, p = 0.007）斜率為負，這顯示出他的發文數量隨著時間減少。整體而言，《芥菜子》報上作者署名發表的文章數量，除了創刊號數量大爆發，往後則隨著時間漸趨穩定，而《芥菜子》報的編輯部[50]以及無署名文章數量，和陳清忠署名的作品則趨於減少。

作為教會機關報功用的教會公報，編輯部必須在符合教會立場下對文章進行審核、刊載，而《芥菜子》報卻更樂於接受個人意見發表，藉由白話字書寫、創作、閱讀，提倡更多新思想，其文章內容更為多樣，譯作數目也遠多於教會公報上的刊載。

（二）教會公報以及《芥菜子》中的台語翻譯文章

圖 3 呈現了 1885-1942 年間教會公報上的翻譯作品數量，以及數量變化趨勢。由於翻譯者有時翻譯的作品較長，會連續刊於不同期的教會公報中，所以只要是同一作品（無論是否有作者署名）刊載在同一年份，只計算一次，跨年度刊載，則每一年計算一次，並且在此處的統計不包括陳清忠的譯作和 1928 年 1 月之前

50　《芥菜子》報的編輯部實則為陳清忠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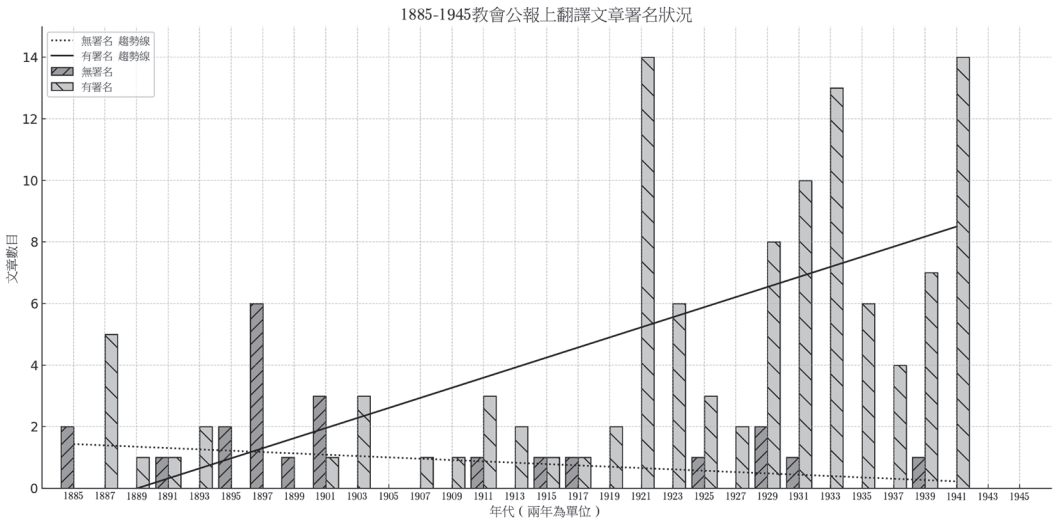

圖3　教會公報上署名與無署名譯作數量變化（以兩年為間隔累積數量）柱狀圖及趨勢線（1895-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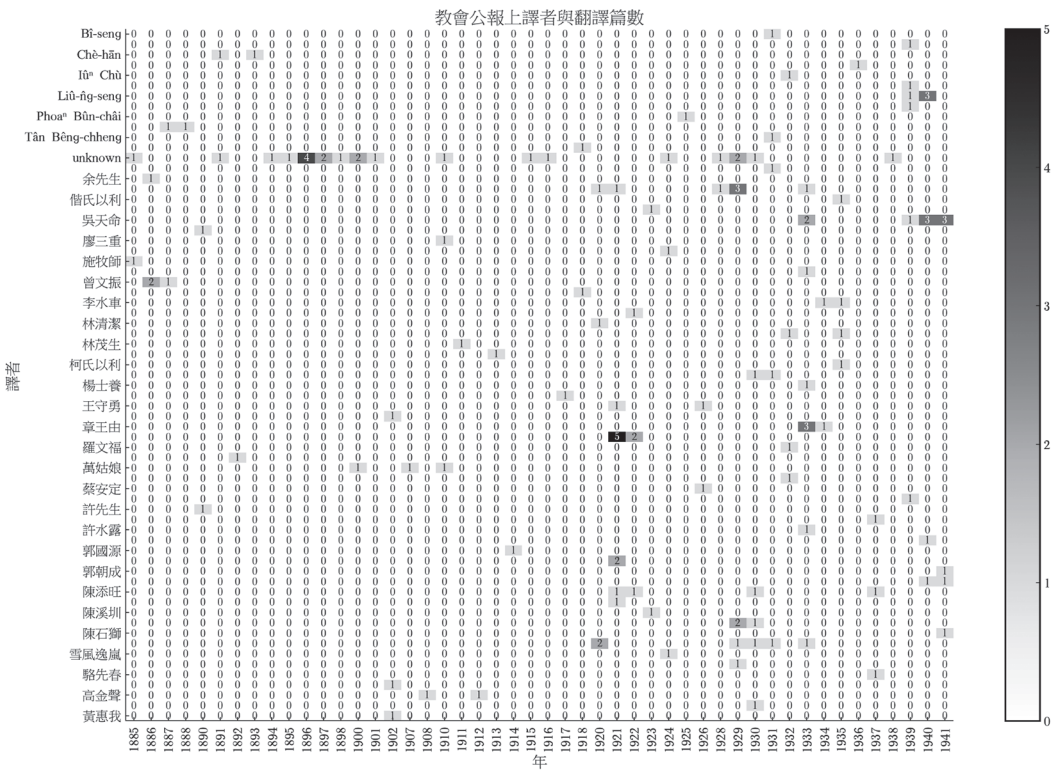

圖4　以熱力圖[51]呈現教會公報上譯者與譯作數量。左邊縱軸為譯者姓名，漢文名字為可考察的人名；右邊縱軸為譯作篇數；下方橫軸為西元年份。

的《芥菜子》報的翻譯作品。

趨勢線顯示教會公報上有署名的譯作數量穩定增長（$r = 0.66$, $p < 0.05$），無署名的譯作數量則呈現不顯著的下降（$r = -0.29$, $p = 0.139$）。如果更仔細的推敲圖中文章數目，則會發現，有署名譯作的數量，比無署名譯作出現的更頻繁，在 1919 年之後，以兩年為間距的時段來看，有署名的譯作每個時段都有，而無署名的譯作不只是量少且並非每個時段都有。這正呼應了我們在圖 2 中觀察到的現象，1919 年之後，台灣教徒（包括神職人員）不僅掌握了台語白話字書寫，而且相對於教會公報編輯部，更熱衷於翻譯這件工作。

當我們檢查每位譯者和譯作數量時，發現教會公報上的譯者和譯作數量呈現零散分布（圖 4），也就是說，並沒有任何一位譯者有系統且長時間地經營翻譯工作，他們多是偶一為之，同一位譯者最多譯作數目是 5 篇。

教會公報上的譯作的最大宗文類是散文，其次是小說與寓言類故事，再次是詩與詩歌，[52] 劇本類也出現了一篇。檢查圖 4 中可稽考的譯者名，我們發現這些譯者有近半為姑娘 [53] 或者牧師（本地和外國牧師都有），以及台灣本地傳道，其餘則為長老或者一般信徒。利用自然語言處理的技術進行關鍵字主題建模，[54] 發現這些譯作幾乎都是宣教作品，[55] 僅有少數如伊索寓言的翻譯沒有顯著宣教意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翻譯作品究竟是不是「真」翻譯作品，其實無法得知，因為不少作者會在作品中加上自己的意見，或在文中宣稱這是「半譯」、「譯寫」，再加上多數作品無法得知原作為何，這些作品的翻譯真相應該是難以考究了。

51 熱力圖以連續色階呈現數量多寡，原廣見於地圖、氣象與科學量測矩陣，適合矩陣型資料。本文於「譯者 × 年份」矩陣中，以顏色深淺表示各格之譯作數（顏色越深表譯作數量越多），並於矩陣方格中標示出譯作數量。

52 詩歌為可以搭配樂譜的詩句，在教會公報或《芥菜子》報上，詩歌通常會與五線譜一起刊登。

53 姑娘為在母國接受訓練，完成後，被派遣來台從事醫療、傳道、教育的未婚女性宣教師。

54 本文所稱「關鍵字主題建模」（topic modeling）係一種自然語言處理方法：先清理文本、斷詞，依詞之共現規律以及某些關鍵字詞估計若干潛在主題。每一主題為一組權重較高之關鍵詞分佈，而每篇文章對各主題具有比例分布，因此我們可以推估該文章主要的主題為何。

55 灰姑娘的故事在教會公報上的翻譯〈Thô-thòa-á（塗炭仔）〉是否為宗教（宣教）作品？該篇文章雖然長期以來被視為譯作，不過，細究〈Thô-thòa-á（塗炭仔）〉中的語句實難與格林童話中的原著有明顯形式上或功能上的對應，且該作品最後有「耶穌捌講，『愛欲做大，著做人的差用；又閣自高的會降落做細。』」，因此在主題建模的分類上，本文將該作品歸類為宣教作品。見無名氏，〈Thô-thòa-á（塗炭仔）〉，《Tâi-oân kàu-h ō e-pò（台灣教會報）》366 期（1915.09），頁 11-12。

《芥菜子》報上的翻譯作品情況則與教會公報不同。《芥菜子》報上的譯作都會寫明「某某某譯」，透過目前的語料分析並沒有發現譯作缺少譯者署名的情況，因此我們無需再特別探討譯作署名狀況。另外，少數譯作雖然沒有註明「某某某譯」，但透過對該文的閱讀，譯者仍會在文中敘述該作為譯作。圖 5 以熱力圖顯示《芥菜子》報上譯者與翻譯情況。獨立發行的《芥菜子》報時間跨度約為兩年，譯作總篇數為 36 篇，同時期的教會公報譯作數量卻不到 10 篇（圖 3），《芥菜子》報儼然是譯作的發表園地，不過從圖 5 中的熱力圖來看，陳清忠一人即產出了超過三分之二的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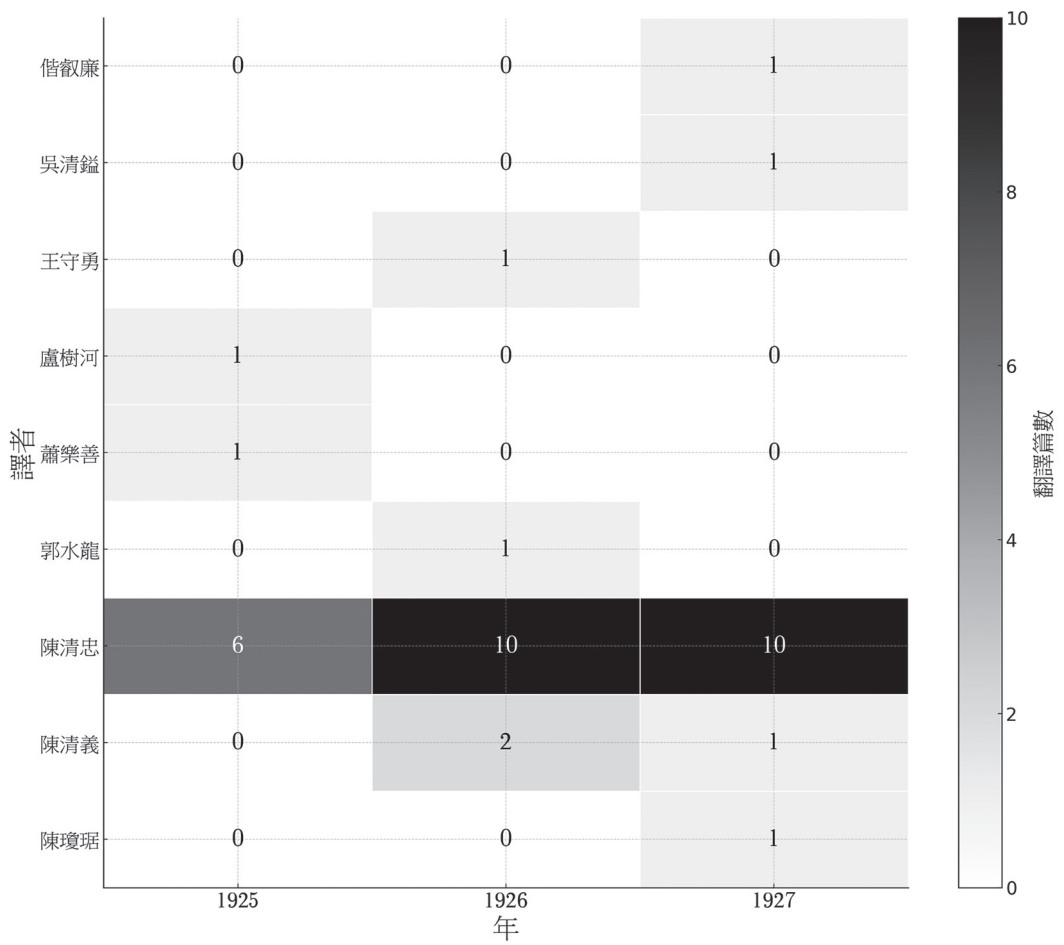

圖5　以熱力圖呈現《芥菜子》報譯者與譯作數量(1925.07-1927.11)。左邊縱軸為譯者姓名；右邊縱軸為譯作篇數；下方橫軸為西元年份。

《芥菜子》報上的譯作數量最多的文類仍然是散文，其次為詩，再次為小說與寓言類故事，詩歌最少，沒有劇本的翻譯。陳清忠以外，其他譯者的譯作都是宣教作品。陳清忠本人的譯作，雖然宣教主題仍然是主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譯作中出現了為數不少的非直接為基督宗教創作的文學作品，包括了伊索寓言的翻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經典名著《聖誕歌》（*A Christmas Carol*）等。

經由上述量化分析，我們可以確定陳清忠是唯一一位在短短兩年時間，密集從事台語翻譯的譯者，而他甚至翻譯了非以宗教內涵為主的文學作品。這些都顯示出陳清忠作為日治時期白話字台語譯者的特殊性。

四、譯者陳清忠

陳清忠在《芥菜子》報併入教會公報以專刊形式存在後，仍持續在〈芥菜子〉專欄中以連載形式發表翻譯作品，包括：田村直臣的《兒童中心 ê 基督教（兒童中心の基督教）》，共翻譯了 21 回，其他非以宗教內涵為主的文學作品翻譯則有：〈一條線〉、〈孫大闢〉，[56] 以及戰後的《Venice ê 生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附錄中列出語料內所有可以找到的陳清忠翻譯作品。其中，宣教意味濃厚的譯作，陳清忠大多沒有交代原作者或原著，如連續刊載三期的〈名人 ê 祈禱〉散文，雖有註明祈禱文的名人是誰（推測為作者），但並未交代出處，〈本身〉、〈抵抗誘惑〉、〈世界教化的使命〉、〈聽候主閣來〉、〈閣活 ê 力〉、〈死！〉等一干作品，陳清忠原文僅交代這些作品為翻譯作品，但均未說明原作名稱以及原作者名諱（這些僅註明為翻譯作品卻無交代來源的作品在附錄的列表中均標記

56 陳清忠的譯作未必交代所依據的原著是哪一個版本。一些可以確定原著只有一個版本且為英文的著作，我們推定該著作為陳清忠所依據的版本，並納入本文的分析對象，無法確定原著版本的，則僅進行發行版與譯作間的比對閱讀。陳清忠並沒有交代〈一條線〉、〈孫大闢〉這兩篇譯作所依據的版本。此處說明如下：〈一條線〉在 20 世紀初即有英文和日文譯本：英文翻譯最早收錄於 Jonathan Sturges 在 1889 年翻譯的《The Odd Number: Thirteen Tales》，日文翻譯則是国木田独歩於 1898 年翻譯的〈糸くず〉，該文刊載在《国民之友》上。本論文雖參考英文譯文版本，但因無法確認譯本依據，因此沒有進行後續比對分析。〈孫大闢〉則有多個再版的版本，本論文參考的版本是古騰堡計畫的 1889 年版本，該版本應為原作者過世後再版，見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Twice-told tales（來源：https://www.gutenberg.org/cache/epub/13707/pg13707.txt，檢索日期：2025.10.15）。

為「待查」）。

陳清忠的翻譯作品總數超過 30 篇，為了確切地了解他所採取的翻譯策略，我們選擇能與原作進行比對的譯作進行分析，無法確定原作的譯作均不納入本文的分析之中。

（一）詩歌與詩的譯作

陳清忠的詩歌翻譯皆附有五線譜。表 1 中我們將〈祈禱無停〉[57]、〈暗時 ê 祈禱〉[58] 兩首詩歌的台語譯作第一段的句子與原作第一段整齊對應。在〈祈禱無停〉這首詩歌中，乍看之下譯作近乎採取直譯，不僅內容與原文一致，形式上也力求與原文一致（押韻、字數），但在另一首詩歌〈暗時 ê 祈禱〉的譯作，陳清忠則以台語七字詩[59]的方式翻譯，內涵雖與原文一致，形式上則完全地本土化。我們認為，是否力求譯文形式與原作一致，陳清忠的主要考量應是詩歌的韻律表現。

表1　陳清忠兩首詩歌翻譯的第一段與原文比對

	原文	譯文
祈禱無停	Don't stop praying! The Lord is nigh; Don't stop praying! He'll hear your cry; God has promised, and He is true; Don't stop praying; He'll answer you.	祈禱無停！上帝近倚； 祈禱無停！伊欲聽我； 上帝應允，逐項穩當； 祈禱無停！伊欲應咱。
暗時ê祈禱	Stealing from the world away, We are come to seek thy face; Kindly meet us, Lord, we pray, Grant us thy reviving grace.	離開罪惡ê世境， 阮來朝見你面前： 懇求上帝予阮見， 賜阮恩典ná加添。

57　陳清忠，〈Kî-tó bô-thêng（祈禱無停）〉，《Kòa-chhài-chí（芥菜子）》2 號（1925.10），頁 4。該詩原作 Edna R. Worrell, don't stop praying, the Lord is nigh,1906。見 Hymnary.ORG, Don't stop praying（來源：https://hymnary.org/text/dont_stop_praying_the_lord_is_nigh，檢索日期：2025.02.11）。

58　陳清忠，〈 Àm-sî ê kî-tó （暗時 ê 祈禱）〉，《Kòa-chhài-chí（芥菜子）》3 號（1926.01），頁 4。該詩原作 Palmer R. and Sankey I.D., Evening Prayer, 1899。見 Hymnary.ORG, Evening Prayer（來源：https://hymnary.org/text/stealing_from_the_world_away，檢索日期：2025.02.11）。

59　台語七字詩（七字仔）是一種以台語書寫、每句由七個漢字構成的押韻詩，常見於民間文學，如褒歌、歌仔冊。

在詩作翻譯上，我們分析〈力間〉[60]和〈囡仔佮天使〉[61]兩首詩。表 2 列出原文與譯文的部分比對。在形式上，陳清忠大多數翻譯語句並沒有採取台語七字詩的歸化翻譯方式，對於此種翻譯策略，他在〈力間〉的譯後語做出了說明：

> ……譯伊遮ê，袂堪得講是詩，因為咱ê詩有咱ê規矩；若是這首攏無照規矩。Tak 逝有 15 字也 1 逝做一節；這款ê體拍算無地 thang 看；譯按呢是因為愛予人較好讀若定……

他認為這種自由形式的「詩」並不是我們語言的詩：台語七字詩。採取貌似說話的白話表現，除了在形式上較接近原文，也讓讀者較易理解。

〈力間〉和〈囡仔佮天使〉的譯作在形式上都力求與原著對等，但仍免不了因為台語的白話表現而削弱原文的詩意，因此陳清忠以台語的動態語境補強譯作內涵。例如表 2 的例句 1b，他將「green rolls」翻譯為具象的「青翠ê海湧」，「beneath the headlands」則以更具動態畫面的「溢來溢去」描述；例句 2c 的譯文則刪除「like a rainbow's birth」，而以台語動態的「展翅，飛落地面上」描述。例句 1c 和 1d，譯文中的「目屎若落雨」、「出聲來吟」都是原文中沒有的，但譯文在不影響原文的表達下，增強了台語的動態描述。例句 2d 的譯文「敨你ê光」是原文沒有的，譯文增加此句，把上帝帶入句中，連接後句「對囡仔 koh 再拍起」，除了增強台語動態語境之外，也呼應了原文的「back」「resume」。除了這些，陳清忠也在某些地方使用直譯的手法，如例句 1a 和 2a。某些句子，他也會用台語七字詩的手法來進行翻譯，以台語韻律展現原文中的動態表現，如例句 2b：「伊做真 thiám 久 koh gâu，頭毛垂落汗滿面」。

---

60 陳清忠，〈Lèk-kan（力間）〉，《Kòa-chhài-chí（芥菜子）》1 號（1925.07），頁 5-6。該詩原作：Matthew Arnold, The Neckan, 1853. telelib.com, poems（來源：https://www.telelib.com/authors/A/ArnoldMatthew/verse/Poems/neckan.html，檢索日期：2026.01.13）。

61 陳清忠，〈Gín-ná kap Thi-sài（囡仔佮天使）〉，《Kòa-chhài-chí（芥菜子）》1 號，頁 22-25。該詩原作：Robert Browning, The Boy And The Angel, 1864。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Selections from the Poems and Plays of Robert Browning（來源：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8041/28041-h/28041-h.htm，檢索日期：2026.01.13）。

地名和人名在這兩首詩的譯作中都採用音譯，增加了讀者對異文化的新奇感，但同時他在〈力間〉的譯後語卻補充說明：「力間是水神，便宜上譯做：海龍王」，以台灣人較為熟悉的海龍王做類比，減少讀者的陌生感。而〈囡仔佮天使〉一詩的翻譯，由於設定的讀者是基督徒，因此對於上帝、加伯列等宗教用語也就不用多加說明了。

原作的詩意表現來自原文的語言特性，而台語的動態語境是台語在語意（semantics）上的語言特性。陳清忠的翻譯策略乍看之下是以歸化翻譯為主，但其實是動態地在形式和語言的特性上取得平衡，他使用了語句形式對等、台語語境動態補強、直譯，以及少許的台語七字詩，使讀者能通過譯入語了解傳統台語七字詩以外的詩及其內涵。

表2 〈力間〉和〈囡仔佮天使〉原文例句與台語譯句的對比。1a-1d為〈力間〉例句，2a-2d為〈囡仔佮天使〉例句。

例句編號	原文	譯文
1a	Sits Neckan with his harp of gold, And sings his plaintive song.	力間坐佇Ba-tek海ê石磐， 吟伊一生悲傷ê歌，用所夯ê琴來彈。
1b	Green rolls beneath the headlands, Green rolls the Baltic Sea.	青翠ê海湧， 溢來溢去佇伊坐ê跤邊；
1c	He sings how she sits weeping, 'Mid shells that round her lie.	新娘逐日坐佇海內，啼哭， 目屎若落雨。
1d	And Neckan in the twilight grey Wept by the river pool.	彼霎了後，力間常常坐佇北海ê石磐； 悲傷吐氣，出聲來吟。
2a	Morning, evening, noon and night, 〝Praise God!〞 sang Theocrite.	早起、下昏、中晝、暗時； 施克來吟講：「呵咾上帝。」
2b	Hard he laboured, long and well; O'er his work the boy's curls fell.	伊做真thiám久koh gâu， 頭毛垂落汗滿面。
2c	Gabriel, like a rainbow's birth, Spread his wings and sank to earth;	後來天使加伯列展翅，飛落地面上；
2d	Back to the cell and poor employ: Resume the craftsman and the boy!	倒轉去你ê厝，敨你ê光。 對囡仔koh再拍起。

（二）伊索寓言翻譯

陳清忠的伊索寓言翻譯作品都刊載於〈一滴一滴ê水〉這個專欄中。[62] 此專欄的內容是由不同作者寫成的極短篇故事，絕大部分都非譯作。〈一滴一滴ê水〉專欄在 1926 年 1 月第一次刊出時，陳清忠翻譯了六篇伊索寓言。往後，陳清忠主筆時，也依然有伊索寓言的翻譯，以及內容無法辨識是否為譯作，但與伊索寓言同樣以動物為主角的寓言故事。我們認為，陳清忠的伊索寓言翻譯，以及可能改編自伊索寓言的動物寓言，與陳清忠的日本留學經歷有關。

伊索寓言最早隨耶穌會士在 16 世紀引進日本，其內容因不含基督教教義而被保留，期間曾經流行也曾消退，到了 19 世紀才又重新受到重視。19 世紀司馬江漢的《訓蒙畫解集》（未出版）改編伊索寓言故事，並指出伊索寓言與日本道德教育共鳴。[63] Koyabu 在 2018 年提出的博士論文中詳述了日本伊索寓言翻譯的歷史，指出伊索寓言在日本歷經文化適應過程，並被廣泛用在教育用途上，明治時期流行的版本有福澤諭吉的《童蒙教草》，巖谷小波的《伊索寓話》。[64] 陳清忠留學日本內地接受高等教育，推測他在這樣的脈絡中，自然把伊索寓言故事與基督教誨進行連結，作為道德教育的用途。我們雖然不知道陳清忠譯作所依據的版本究竟為何，但當時流行的日文版有極高可能被用於他的翻譯工作。

（三）陳清忠的小說、劇本翻譯

陳清忠翻譯了數篇經典小說，包括《聖誕歌》、〈一條線〉、〈孫大闊〉、戰後的《Venice ê生理人》。這些譯作中，《聖誕歌》連載了三期（《芥菜子》報 1-3 號），第三次連載的文末雖然有「猶未了，後號欲閣紲接」的字樣，但不知何故，翻譯並未繼續連載，因此目前可見的《聖誕歌》台語翻譯僅是原文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前三分之二。〈一條線〉與〈孫大闊〉則翻譯了原作全文，而《Venice ê生

62 〈一滴一滴ê水〉專欄主要作者是陳清忠。其他作者皆為神職人員：陳清義牧師、康清塗傳道、郭水龍牧師。

63 Ivo Smits, “A Forgotten Aesop: Shiba Kōkan, European Emblems, and Aesopian Fable Reception in Late Edo Japan.” *Studies i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o. 3, 2020, pp. 23-50.

64 Ikue Koyabu, *La tradition des Fables d'Esope au Japon*. (Université de Limoges, 2018).〈NNT: 2018LIMO0079〉.〈tel-01991062〉

理人》則是翻譯了一般認為是最重要且全劇最高潮的第四幕第一景。[65]《聖誕歌》雖然沒有完整翻譯，但陳清忠的小說翻譯策略其實在此時期就已經確立，因此以下我們將以《聖誕歌》為主要分析對象。

整部《聖誕歌》小說一開始的：「Marley was dead, to begin with. There is no doubt whatever about that」，陳清忠翻譯成台語句：「毛利已經過身。故事對 chia 起點。論伊 ê 死，無一點仔 thang 僥疑 ê 所在」。乍看之下，這是直譯，但經過仔細分析，發現這裡的翻譯策略其實動態的結合了異化和歸化的技巧，表 3 可以看出這裡的直譯既有保留原文形式的地方，也有將原文調整為符合台語句法（syntax）的地方，這樣的翻譯將原文的氣氛到位的表達出來。

表3 《聖誕歌》首句的翻譯策略

原文	形式對等	形式調整
Marley was dead, to begin with	毛利已經過身。 故事對chia起點 （陳清忠譯文）	故事對毛利已經過身講起 （筆者調整）
There is no doubt whatever about that	無一點仔thang僥疑ê （筆者調整）	論伊ê死， 無一點仔thang僥疑ê所在 （陳清忠譯文）

「毛利已經過身。故事對 chia 起點。」，與原文形式相同，實則不符合台語句法的習慣，讓讀者有語感上的錯愕。「論伊 ê 死，無一點仔 thang 僥疑 ê 所在」，這句翻譯添加了「論伊 ê 死」、「所在」，符合台語口語化的表達，也讓讀者隨即明白首兩句話強調了 Marley 已經死亡的事實，然而這句話的表達卻完全打破了原文的形式。原文「There is no doubt whatever about that」，運用的是以英文「there」占位充當句子主詞位置，讓「is no doubt whatever about that」可以形成完整的英文句子，也就是以「there」引導「no doubt」，呈現出「沒有懷疑」

65 《Venice ê 生理人》中文翻譯為《威尼斯商人》。它的第四幕第一景之所以被視為全劇最重要的描寫，主要是因為其中包含了精彩的法庭辯論、正義與仁慈的哲學探討、以及重要的劇情轉折。

這樣的存在狀態，此狀態則以「about」指涉到「that」（指示代名詞，指 Marley 的死亡），這是英文常見句型，英文語境下意思清楚，但譯文需要加以調整才不會有語意不清的疑慮。

整部小說的第一句話，明白地確立了 Marley 已經死亡的事實，為往後小說的發展（Marley 以鬼魂形象現身）鋪陳，因此至關重要。陳清忠在翻譯上既採取異化翻譯的手段，讓台語讀者一開頭就產生略為錯愕的語感，也採取偏向歸化的翻譯策略，讓台語讀者清楚明白這句的意思。翻譯策略動態地結合讓台語譯文能充分表現出原文鏗鏘有力地確立 Marley 已經死亡的效果。這種翻譯策略的動態使用，在他的譯文中實屬常見。

以下我們從更多《聖誕歌》中的例句來觀察他的翻譯策略。表 4 的例句 1、2、4 為《聖誕歌》譯作中以台語熟語（idiom），把原文中對主角 Scrooge 以多個形容詞組合描述的吝嗇個性，以一句話進行簡短的表述。這種翻譯手法是以本地語言使用者所習慣的語境，以及熟悉的文化來表述，讓該語言的使用者能「會心一笑」的體會語句中的含義。

表 4 的例句 3 所顯示的台語翻譯使用了符合本地的語彙進行翻譯，將 “My dear Scrooge……”，翻譯為台語的「Kian-līn 伯仔……」。現代人熟悉將英文“dear”直接翻譯為親愛的，但在台語語境中直接使用人名加上後綴（suffix）「- 伯仔」，就有了親密的意涵在其中。在句 5 中，陳清忠把「Because I fell in love」翻譯為「我疼伊 koh」，現代人已經很熟悉愛的說法，然而，台語的語境中多是使用疼，而不是愛。比如：thiàⁿ-kiáⁿ（疼囝）、 thiàⁿ-sioh（疼惜）、thiàⁿ-bó͘（疼某）、thiàⁿ-miā-miā（疼命命）。因此對台語母語者而言，此種翻譯符合日常生活中台語的使用，此句句末的「koh」對應英文中的「because」：英語的「because」在句首，但台語「koh」在句尾並且維持變調，這不僅顧及兩種語言在句法結構上的轉換，並且把語境中說話者反詰 Scrooge 的意圖透過台語語用表現。因此，這樣的翻譯手法不僅顧及原文的語意，也顧及原文中小說角色對話的情境、意圖，且符合了台語使用習慣。

此外，這部小說中的人名翻譯，陳清忠混合了音譯和意譯：Marley 因為是亡靈，在小說中的面目（個性、人物特徵等）最為模糊。陳清忠翻譯這個人物的名

表4 《聖誕歌》原文例句與台語翻譯對比

例句編號	原文	譯文
1	Oh! But he was a tight-fisted hand at the grindstone, Scrooge! a squeezing, wrenching, grasping, scraping, clutching, covetous, old sinner!	Ah！總是Kian-līn是一个「一圓拍49結ê守錢奴」。
2	Hard and sharp as flint, from which no steel had ever struck out generous fire; secret, and self-contained, and solitary as an oyster.	實在伊是「虯koh儉，枵鬼koh雜唸」外界ê寒熱kap伊m̄相bat。
3	"My dear Scrooge, how are you? When will you come to see me?"	「Kian-līn伯仔來去阮兜坐」
4	No eye at all is better than an evil eye, dark master!	無目睭ê khah贏歹目相！
5	"Why did you get married?" said Scrooge. "Because I fell in love."	「你怎樣娶某」「怎樣是毋？我疼伊koh」

字時，便採取了原文音譯：Mô͘-lī（毛利）。另外兩個人物，個性鮮明並且形成強烈對比：Scrooge 吝嗇、小氣、冷漠；Fezziwig 先生為人熱情、親和、慷慨。Scrooge 在英文單字中原本就有守財奴、吝嗇鬼的意思，陳清忠對這個人物的名字翻譯在忠於原著的意思並且凸顯人物個性之下，採取了意譯，將 Scrooge 翻譯為台語詞彙「Kian-līn（堅吝）」；與這個人物相對的 Fezziwig 先生，他的名字並非有意義的英文單字；但為了凸顯人物個性，陳清忠將這個人物的名字翻譯為台語詞彙「Tōa-liōng（大量）」。[66]

仔細標記語詞並比對陳清忠的譯文與狄更斯《聖誕歌》的原文後，發現陳清忠的譯文不是百分之百「忠於原文」的翻譯。他將原文中的部分段落進行細節刪

66 在《Venice ê 生理人》（第四幕第一景），"DUKE"、"Magnificoes" 被翻譯成「kong-chiok（公爵）」、「kùi-chók（貴族）」顯示這些來自異文化的觀念已經是台灣人所了解的，但劇中出場的人名和地名則一律維持原文，保留異國風情。由於《Venice ê 生理人》（第四幕第一景）是在戰後翻譯，且陳清忠時任淡水純德女子中學校校長，閱讀對象為中學生，因此譯文中人名直接以英文呈現。見陳清忠，《Venice ê 生理人》（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團契，1950.10）。

減，或多段落合併成一段翻譯，或者將原文較長的段落分解成譯文中的數個段落。比如小說第一章的第三、四、五段，譯文中並無相對應的翻譯，這三段的功能在於以更多細節補強「Marley 已經死亡」的事實。誠然，刪除細節並不影響整體敘事，但原著的文學性確實可能因此減損。

多段合併或單段拆解的情形更多是基於不同語言的特性所必須採用的翻譯策略。當把英語譯為台語，必須考慮台語閱讀者的語言習慣，將較為冗長的段落拆解，或將意思相近的前後段落合併，這在陳清忠的譯作中實屬常見。比對原文後當即發現，陳清忠的翻譯多是考慮了功能性的原則，也就是在不背離原意下，力求譯文通順。無論是細節刪減，或是段落重新組合的翻譯手法，都是譯者陳清忠為達成自己翻譯的目的而主動為之。這種翻譯策略的使用，在〈一條線〉、〈孫大闢〉、《Venice ê 生理人》（第四幕第一景）的翻譯中一樣可見。

從詩歌、詩、小說以及劇本的翻譯，陳清忠的翻譯策略基本原則不變。他的翻譯最終是要達成流暢的台語書寫，以服務能夠閱讀台語白話字的讀者為目標。詩歌翻譯，由於必須配合譜曲，因此形式上以忠於原文為主，但在韻律考量下，他也會在形式上做出更動。詩的翻譯，則必須以更多台語動態的描寫補足原作中的詩意表現。在小說、劇本翻譯上，他必須考慮原著所營造的情節、氛圍，因此在句子上必須動態地以較為異化或較為歸化的翻譯呈現，角色名稱也混合了音譯和意譯，這些翻譯策略的動態使用平衡了原作意涵表達以及讀者理解。他的譯作雖然把握了原著精神，不過，在小說、劇本翻譯上他經常性地進行段落合併，或細節刪減，使譯作相較於原著顯得「較簡單」，但這並不是節譯或改寫，而是譯者主動性的翻譯創作，以符合讀者需求。[67]

五、結論

我們首先檢視了日治時期的教會公報以及《芥菜子》報，發現以台語白話字進行翻譯工作的台灣人在 1900 年後開始增加，1920 年後更是大量增加。雖然台

67 戰後《Venice ê 生理人》的翻譯，陳清忠幾乎保留了原著的所有結構，可說是相當忠於原文的翻譯，譯文「難度」因此較日治時期的譯作高。推測此譯作的目標讀者主要是中學生，因此譯文較此前為完整。

語譯者不少，但就現有的資料來看，他們的翻譯工作較爲零散，缺少長時間且有較多譯作產出的譯者，並且他們翻譯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是宗教宣傳文章。陳清忠可能是唯一一位非神職人員，[68] 且長時間產出較多譯作的譯者，更引人關注的是，他翻譯了與宣教無直接相關的文學作品。我們以上的分析指出，陳清忠除了在音樂教育、橄欖球運動推廣的貢獻之外，也是台語翻譯文學的先驅。

以台語使用者的角度觀之，陳清忠譯文的台語流暢，乍看之下是沒有異國風味的歸化翻譯，然而經過上文分析後，我們知道他的譯文既有保留原文形式的異化特色，也有以台語為主來表現的歸化翻譯特色，整體看來，他的翻譯策略在表面上以流暢的台語書寫呈現，內涵上則注重呈現原著意思，此種功能性的結合異化和歸化的翻譯策略，值得當代台語翻譯者參考。

陳清忠的翻譯動機是以閱讀來優化已經顯得僵化的傳統教理宣揚方式。當時基督教長老教會傳統的傳教方式，主要仍是依靠口耳相傳的方式，但陳清忠在日本留學，接觸過日本社會、英文文學等的知識後，回台又受到新舊人之間矛盾的刺激，這些都啟動了陳清忠心中著手以白話字創作、引進新思潮，從事宗教教育革新的念頭。因此他透過創辦《芥菜子》報，以及在報上翻譯的實踐，以文學的閱讀趣味，激發讀者思考、尋找其中與基督教義合拍的價值。為了達成透過閱讀趣味、提升文化素養，實踐宗教教育的目的，作為譯者的陳清忠主動的刪除了原著中的若干細節（詩歌、詩的翻譯除外），讓讀者在享受閱讀趣味之外，更能將焦點放在譯文所要傳達的思想，而不至於被其餘文學辭藻吸引。

從陳清忠翻譯書寫的策略，以及他的動機和目的，我們應以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翻譯理論來理解陳清忠的譯作。此理論指出，譯者的決策以及譯文的策略應根據翻譯所要達到的功能或目的來擬定，而非僅以忠實再現原文的形式與內容為標竿。[69] 翻譯是一種具有特定意圖和目的的行動，譯者在著手翻譯前就必須思考「為何要翻譯」、「譯給誰看」等問題。此處再舉陳清忠的譯作〈死

68 可能的原因在於，《芥菜子》中的一些作品雖然沒有「譯」或「翻譯」的標記，但仍然存在是否為翻譯作品的爭論，其中有一些此類作品的作者，比如陳能通，即非神職人員。

69 Hans J. Vermeer,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Translated by Andrew Chesterman,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pp. 221-232.

神〉為例，[70] 該文的原作是喬叟（Geoffrey Chaucer）在《坎特伯里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的〈贖罪券販賣者〉（"The Pardoner"），這是一首充滿韻律與細節的故事詩，形式上是詩作，但陳清忠的譯文卻是台語敘事的白話散文，僅保留原著的人物以及故事。推測陳清忠在此譯作中的主要考量應是：以台語散文呈現比保留原著的詩作風格，更適合讓台語讀者一讀就懂。漢斯・弗美爾（Hans J. Vermeer）指出，[71] 在以目的為核心的翻譯行動中，譯作的文類不必然等同於原著文類，譯作最重要的是必須達成「溝通目的」。

此外，在以日語為官方語言的日治時期，陳清忠選擇以白話字將世界文學作品翻譯成台語，可能部分受到同為基督長老教會信眾蔡培火普及白話字，以台語作為知識載體啟蒙台灣人的思想影響，[72] 也可能在無形中合拍了蔡氏的理念。在戰後 1950 年陳清忠翻譯了《Venice ê 生理人》，這部翻譯作品不僅是首次將莎士比亞作品以台語引進台灣，更是以台語作為教育用途的譯作。[73] 陳清忠作為台語翻譯文學的先行者，遙遙呼應著當代以台語復振為名的台語翻譯行動。

70 陳清忠，〈Sí Sîn（死神）〉，《Kòa-chhài-chí（芥菜子）》2 號（1925.10），頁 40-41。

71 同註 69。

72 作者此項推論乃是因為陳清忠在《芥菜子》報創刊前即意識到閱讀與文化素養的關係，見上文以及註腳 38。關於蔡培火的部分請見林佩蓉，〈抵抗的年代・交戰的思維——蔡培火的文化活動及其思想研究（以日治時期為主）〉（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 122-132。

73 施俊州曾指出，陳清忠在戰後曾翻譯與率領學生演出 Shakespeare 作品，有《Julius Caesar》、《King Lear》、《Macbeth》，但因至今未見出土作品，故仍以《Venice ê 生理人》為首部台語翻譯的莎翁作品。見施俊州，〈【巢窟文類】Shakespeare Kan-na 是藉口？——陳清忠翻譯《Venice ê 生理人》〉「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來源：https://tcnn.org.tw/archives/13221，檢索日期：2025.02.14）。

附錄　陳清忠翻譯作品列表

時間	刊載處	譯作名稱	文類	原著名稱	原著者	次分類
1925.07	《芥菜子》1號	力間	詩	THE NECKAN	Matthew Arnold	救贖
1925.07	《芥菜子》1號	正手佮倒手	詩	待查	待查	寓言
1925.07	《芥菜子》1號	囡仔佮天使	詩	The Boy And The Angel	Robert Browning	宗教
1925.07-1926.01	《芥菜子》1-3號	聖誕歌	小說	A Christmas Carol	Charles Dickens	人性
1925.10	《芥菜子》2號	祈禱無停	詩歌	Don't stop praying, the Lord is nigh	Edna R. Worrell	宗教
1925.10	《芥菜子》2號	死神	故事類寓言	The Pardoner	Geoffrey Chaucer	寓言
1926.01	《芥菜子》3號	一滴一滴ê水：老ê獅	故事類寓言	The Lion Grown Old	Aesop	寓言
1926.01	《芥菜子》3號	一滴一滴ê水：豺狼佮羊仔囝	故事類寓言	The Wolf and the Lamb	Aesop	寓言
1926.01	《芥菜子》3號	一滴一滴ê水：狐狸	故事類寓言	The Man and the Fox	Aesop	寓言
1926.01	《芥菜子》3號	一滴一滴ê水：樹林ê神佮出外人	故事類寓言	The Man and the Satyr	Aesop	寓言
1926.01	《芥菜子》3號	一滴一滴ê水：獅、驢仔佮狐狸	故事類寓言	The Lion, the Ass, and the Fox	Aesop	寓言
1926.01	《芥菜子》3號	暗時ê祈禱	詩歌	An Evening Prayer	Ray Palmer Ira D. Sankey	宗教
1926.06	《芥菜子》5號	一滴一滴ê水：獅羊山羊棉羊	故事類寓言	The Lion at the Hunt	Aesop	寓言
1926.06	《芥菜子》5號	一滴一滴ê水：驢佮螽斯（蟋蟀）	故事類寓言	The Ass and the Cicadas	Aesop	寓言
1926.08	《芥菜子》7號	名人ê祈禱	散文	待查	Samuel Johnson	宗教
1926.08	《芥菜子》7號	名人ê祈禱	散文	待查	Anselm	宗教
1926.08	《芥菜子》7號	名人ê祈禱	散文	待查	Nicholas Ridley	宗教

時間	刊載處	譯作名稱	文類	原著名稱	原著者	次分類
1926.09	《芥菜子》8號	名人ê祈禱	散文	待查	John Norden	宗教
1926.09	《芥菜子》8號	名人ê祈禱	散文	待查	Saint Anselm of Canterbury	宗教
1926.09	《芥菜子》8號	名人ê祈禱	散文	待查	James Martineau	宗教
1926.09	《芥菜子》8號	受窘逐的人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6.09	《芥菜子》8號	本身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6.10	《芥菜子》9號	抵抗誘惑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6.11	《芥菜子》10號	聽候主閣來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6.12	《芥菜子》11號	世界教化的使命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6.12	《芥菜子》11號	閣活ê力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7.01	《芥菜子》12號	桌上談	散文	待查	Sadhu Sundar Singh	宗教
1927.01	《芥菜子》12號	死！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7.02	《芥菜子》13號	桌上談	散文	待查	Sadhu Sundar Singh	宗教
1927.02	《芥菜子》13號	兩个異端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7.02	《芥菜子》13號	基督的無聊「孤單」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7.02	《芥菜子》13號	Hiat 你的米糧佇水裡！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7.03	《芥菜子》14號	內面ê生活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1927.05	《芥菜子》16號	基督怎樣比念佛khah贏	散文	待查	龜谷 凌雲	宗教
1927.06	《芥菜子》17號	真的工程	散文	個人傳道雜誌	Ko-lân	宗教
1927.08	《芥菜子》19號	五旬節前的聖神佮以後的聖神	散文	待查	待查	宗教

時間	刊載處	譯作名稱	文類	原著名稱	原著者	次分類
1927.10-11 1928.04-06．09 1929.01-11 1930.04-06 1931.06	《芥菜子》21-22號 《台灣教會報》517-519．522號 526-536號 541-543號 555號	兒童中心的基督教	散文	兒童中心の基督教	田村直臣	宗教
1928.05	《芥菜子》（《台灣教會報》）518號	一條線	小說	A piece of string	Guy de Maupassant	人性
1930.01-04	《芥菜子》（《台灣教會報》）538-541號	孫大闢	小說	David Swan	Nathaniel Hawthorne	哲學
1950	單行本	Venice ê生理人	劇本	The Merchant of Venice	William Shakespeare	喜劇

參考資料

一、專書

王惠珍，《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10）。

許俊雅、李勤岸主編，《臺灣日治時期翻譯文學作品集　卷一：白話字卷》（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10）。

陳基甸、黃六點主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大觀（1872-1972）（北部設教百周年紀念刊）》（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72）。

陳清忠，《Venice ê 生理人》（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團契，1950.10）。

楊允言分冊主編，蔣為文總編輯，《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2：台譯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11）。

楊承淑，《臺灣日治時期譯者與譯事活動》（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03）。

賴慈芸主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9）。

Robinson, Douglas. *The Translator's Tur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 2000.

二、論文

（一）期刊

丁鳳珍，〈5% 台譯計畫身世解碼〉，《台灣文學館通訊》23 期（2009.05），頁 36-38。

呂翠華，〈《小王子》台文版翻譯比較〉，《國文經緯》19 期（2023.05），頁 100-121。

林豪森，〈異質性翻譯的（不）對等——以《睡眠的航線》法譯本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36 期（2023.04），頁 85-126。

林慶隆、劉欣宜、吳培若、丁彥平，〈臺灣翻譯發展相關議題之探討〉，《編譯論叢》4 卷 2 期（2011.09），頁 181-200。

徐安妮，〈為傳統而創新——以格林童話的台語譯本為例〉，《譀》7 期（2023.10），頁 41-56。

張春凰，〈Ui《台文 1001 譯》看台語文學 e 新面貌——以《科學怪人》、《金銀島》做

例〉，《台灣文學館通訊》23 期（2009.05），頁 30-33。

張德麟，〈南中東門教會、潘道榮、淡水教會〉，《新使者》156 期（2016.10），頁 69-71。

陳良乾，〈南部橄欖球運動的啟蒙者——黃茂卿先生〉，《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1 期（2006.12），頁 299-319。

陳清忠，〈Hó siau-sit（好消息）〉，《Tâi-oân Kàu-hōe-pò（台灣教會報）》482 期（1925.05），頁 6-7。

——，〈Lėk-kan（力間）〉，《Kòa-chhài-chí（芥菜子）》1 號（1925.07），頁 5-6。

——，〈Gín-ná kap Thiⁿ-sài（囡仔佮天使）〉，《Kòa-chhài-chí（芥菜子）》1 號（1925.07），頁 22-25。

——，〈Kî-tó bô-thêng（祈禱無停）〉，《Kòa-chhài-chí（芥菜子）》2 號（1925.10），頁 4。

——，〈Sí Sîn（死神）〉，《Kòa-chhài-chí（芥菜子）》2 號（1925.10），頁 40-41。

——，〈 Àm-sî ê kî-tó（暗時 ê 祈禱）〉，《Kòa-chhài-chí（芥菜子）》3 號（1926.01），頁 4。

——，〈Kòa-chhài-chí pò ê iû-lâi（芥菜子報的由來）〉，《Kòa-chhài-chí（芥菜子）》122 號（1936.03），頁 29。

無名氏，〈Thó͘-thòaⁿ-á（塗炭仔）〉，《Tâi-oân kàu-hōe-pò（台灣教會報）》366 期（1915.09），頁 11-12。

楊承淑，〈口筆譯研究典藏分析：以中港臺及日韓大學為例〉，《編譯論叢》2 卷 1 期（2009.03），頁 77-100。

劉清虔，〈台灣橄欖球之父、合唱之父——陳清忠長老〉，《新使者》53 期（1999.08），頁 27-30。

鄧慧恩，〈芥菜子的香氣：再探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新人運動」〉，《臺灣文獻》63 卷 4 期（2012.12），頁 67-99。

鄭仰恩，〈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台灣社會：一世紀來的歷史回顧〉，《台灣神學論刊》22 期（2000.03），頁 1-22。

Chesterman, Andrew.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or Studie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no. 42, 2009, pp. 13-22.

Roig-Sanz, Diana. “Global Translation History: Som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Translation in Society*, vol. 1, no. 2, 2022, pp. 131-156.

Sawant, Datta Gangadharrao.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iterary Endeavor*, vol. 4, no. 1, 2013, pp. 109-115.

Smits, Ivo. “A Forgotten Aesop: Shiba Kōkan, European Emblems, and Aesopian Fable Reception in Late Edo Japan.” *Studies i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o. 3, 2020, pp. 23-50.

（二）學位論文

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周佳瑩，〈台灣日治時期台語語學雜誌《語苑》之考察——以台語文書寫表現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

林佩蓉，〈抵抗的年代 • 交戰的思維——蔡培火的文化活動及其思想研究（以日治時期為主）〉（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莊謹如，〈白話字作家陳清忠與其創辦的《芥菜子》〉（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

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 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 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白話字的起源與在台灣的發展〉（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台南：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鄧慧恩，〈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世界主義」的實踐：以基督教受容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

鄭健源，〈台灣橄欖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13 年至 1980 年〉（台北：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12）。

Ikue, Koyabu. *La tradition des Fables d'Esope au Japon*. (Université de Limoges, 2018).〈NNT：2018LIMO0079〉.〈tel-01991062〉

（三）研討會論文

李勤岸、呂美親、劉承賢，〈陳清忠與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公報《芥菜子》初探〉，「2008 第 4 屆台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社團法人台灣羅馬字協會主辦，2008.10.18-19）。

三、電子媒體

〈陳清忠先生〉，「賴永祥長老史料庫」（來源：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Tan/Tan,Ctiong/biog/ppkhtk.htm，檢索日期：2025.02.11）。

中央研究院閩客語辭典與文獻語料庫（來源：https://minhakka2.ling.sinica.edu.tw/index/，檢索日期：2025.10.30）。

台灣教會公報社簡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來源：https://www.pct.org.tw/ChurchHistory.aspx?strOrgNo=D14，檢索日期：2025.01.30）。

白話字文獻館語料 json 檔案（來源：https://github.com/Taiwanese-Corpus/Khin-hoan_2010_pojbh/blob/master/pojbh.json，2025.02.11）。

施俊州，〈【巢窟文類】Shakespeare Kan-na 是藉口？——陳清忠翻譯《Venice ê生理人》〉「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來源：https://tcnn.org.tw/archives/13221，檢索日期：2025.02.14）。

臺灣記憶．陳清忠紀念展（來源：https://tm.ncl.edu.tw/article?u=052_101_000869，檢索日期：2025.02.11）。

Hymnary.ORG, Don't stop praying（來源：https://hymnary.org/text/dont_stop_praying_the_lord_is_nigh，檢索日期：2025.02.11）。

——, Evening Prayer（來源：https://hymnary.org/text/stealing_from_the_world_away，檢索日期：2025.02.11）。

telelib.com, poems（來源：https://www.telelib.com/authors/A/ArnoldMatthew/verse/Poems/neckan.html，檢索日期：2026.01.13）。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Twice-told tales（來源：https://www.gutenberg.org/cache/epub/13707/pg13707.txt，檢索日期：2025.10.15）。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Selections from the Poems and Plays of Robert Browning（來源：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8041/28041-h/28041-h.htm，檢索日期：2026.01.13）。